

世界文学名著精选

罪与罚

下

[俄]陀思妥耶夫斯基/著 徐立/译

Shi Wenxue
Jie mingzh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I11
28
:23(2)

世界文学名著精选

罪 与 罚

(下)

[俄]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

徐 立 译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文学名著精选/阴晓伟主编. —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02. 8
ISBN 7-80606-498-2

I. 世… II. 阴… III. 世界文学—名著 IV. 1306.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56538 号

世界文学名著精选
—— 罪与罚(下)

阴晓伟 主编

责任编辑:李相状

封面设计:翟树成

吉林摄影出版社发行 850×1168 毫米 32 开 460 印张 10000 千字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06-498-2/I·36

全套定价:918.00 元

第六章

“……我不信！我不能相信！”拉祖米欣迷惑地反复说着，尽力想推翻拉斯科利尼科夫的论据。这时他俩已经快到巴卡列夫公寓，普莉赫丽娅·拉斯柯尼科娃和杜尼娅母女俩早就在那儿等他们了。在激烈的谈话中，拉祖米欣不停地半路上停下来。他俩还是第一次公开谈论这件事情，因而使他既迷惑又激动。

“那你就不要信好啦！”拉斯科利尼科夫答道，露出冷淡的、不在乎的冷笑。“你跟平常一样，什么也不明白，可是我对每一个字都仔细揣摩过。”

“你生性如此，所以你才细细琢磨……嗯……的确，我也认为波尔莉利的语调有点怪，尤其是那个可耻的扎梅托夫！……你说得正确，这人有点奇怪——不过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

“一夜之间他就变了计划。”

“而且截然不同，正好相反！假若他们有这个愚蠢念头的話，他们一定会极力隐瞒着它，将自己的牌藏起来，……但目前——这是卑鄙与马马虎虎！”

“假如他们弄到了事实，也是无庸置疑的证据，或就算是多少有些根据的猜疑，那么他们无疑真会将他们玩耍的把戏隐瞒起来，以待取得更大的胜利（那样的话，他们早已会去搜寻了！）。然而他们无证据，丝毫证据也没有，——全部都是缥缈的，所有全模模糊糊，仅仅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念头，——因而他们才极力想以这种卑鄙至极的方式来将我弄糊涂。或许，由于无证据，他自己也十分恼火，心中愤慨，因此就信口开河

了。但是可能是有什么企图……他似乎是位聪明人……可能他是有意装作明白的样子，这么来恐吓我……老兄，这亦有他本人的某种心理……然而，要说明这一切，使人觉得厌烦。不说了！”

“太，太瞧不起人了！我知道你！然而……既然我们已经将话说明了（这下好了，我很高兴我俩终于将话挑明了！），现在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，我早就知道他们有这个想法了，在这段时间里，不过是蛛丝马迹，当然，半信半疑，可是即使疑信参半，干吗非得那样呢？他们怎么敢那样去想？他们有何，有何证据？你知道我多么气忿啊！怎么能这样？只由于一个被贫苦和疑心病折磨成畸形的穷大学生，自尊，多疑，有抱负，穿着破旧的衣服和没有鞋掌的鞋，半年来没有见过一个人，却在他神志不清、犯疾病的前一天，也许正在开始发作（请小心这一点！），却必须站在某些可恶的警察局长面前，接受他们的侮辱。此时，又传来一件意外的债务，七等文官切巴罗夫那家伙的过期的票据，极臭的油漆味，摄氏三十度的高温，闷热的空气，一大堆人，再加上谈论他前一天被拜访的一个人的遭谋杀，并且这一切，都是他在空肚子的时候撞着的！在这种状况之下，他不可能不昏迷！而那，那一定为他们的全部证据！真不是东西！我知道这多么可气，要是我处于你的地位，罗吉卡，我一定会对着他们狂笑，或者最好是把唾沫吐在他们大家的脸上，多啐一点，再左右开弓给他们二十来个耳光，定好好收拾他们，然后结束这件事。不要管他们！振作精神来！真卑鄙！”

“但是，这一切他讲得太棒了，”拉斯科利尼科夫想。

“不要理他们！但明天又要审讯了！”他不无担心地说，“莫非我应去跟他们说明一番吗？连昨日我在小饭馆中居然有失尊严地与扎梅托夫讲话……我都觉得后悔了。”

“见鬼！我去找波尔菲利！我要用亲戚的方式对他施行压力，让他将心中的念头全都直率地说出来。关于扎梅托夫……”

“他最终还是觉悟了！”拉斯科利尼科夫想。

“稍等！”拉祖米欣猛地一下抓住他的肩膀，大声惊呼起来，“等等！你讲错了！我反复思考，以为你讲错了！唉，这算什么陷阱？你说，问起那两位工人，便是圈套吗？你仔细想想看：假如这是你做的，你会不会讲漏了嘴，说你看见过在油漆房间……看见过那两位工人？正好不同，即便看见过，你也会说，什么都没看到！谁会承认对本人有害的事呢？”

“假如那事是我做的，那么我一定会讲，我看见过那两位工人与那套房子，”拉斯科利尼科夫不高兴地，并且有些不耐烦地回答。

“为什么讲对本人不利的话呢？”

“由于只有那些无知的村民或者最没有经验的人，才在受到审问时，完全地否认全部。一个稍微有些头脑和经验的人，他准会尽可能承认一切不可逃避的表面事实，不过他会给这些事实找出其他一些理由，加入一种特别的、意料不到的特征，从而赋予这些事实以完全相同的意义，使它们得到相反的理解。波尔莉利也许正是想到我一定会如此回答，我一定会说我见过他们，甚至为了说得有道理，还会进行一番清楚的表白。”

“然而他会马上对你说，那两个工人两天以前不在那儿，可以看出在发生谋杀案那一天的七点多钟，你必然去过那儿。于是在一件微小事情上让你受了骗！”

“但他恰恰是这样盘算的，以为我准没时间斟酌再三，一定会赶紧作出比较确切的回答，但忘了，两日前工人们是不会在那儿的。”

“这如何会忘了呢？”

“最轻易了！诡谲的人最轻易在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上犯错误。一个人愈是狡猾，愈是想不到人家会使他在一件平凡的小事上中计受骗。恰是用最平凡的小事才能使最诡谲的人中计受骗。波尔菲利十足不似你想得那样傻……”

“他这么干，便是个无耻的家伙！”

拉斯科利尼科夫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但同时他又感到，作最后这番说明的时候，他那种激动与喜欢解释的心情是非常奇怪的，可是在此之前，他跟人说话的时候，却是抱着忧郁的憎恨心情，很明显是为了取得什么目的，不说不行。

“我对某几点产生兴趣了！”他私下想。

然而，几乎就在同时，他不知为何忽然又变得焦躁起来，仿佛有一个出人意料的、令人忧虑的想法让他吃了一惊。他越来越焦虑不安。这时他们已经到巴卡列夫公寓门口。

“你一个人进去吧！”拉斯科利尼科夫忽然说。“我马上回来。”

“你去哪儿？咱们已到了呀！”

“我不去不行，不去不行。我有事……过半个小时我再来……请转告她们。”

“随便你，我同你一起去！”

“怎么，你也要跟踪我吗？”他提高嗓门嚷道，声音痛苦而愤怒，而且眼睛里透出那般绝望的神情，使拉祖米欣不忍再同他去了。他在台阶上呆了一会儿，不高兴地望着拉斯科利尼科夫往他居住的那个巷子的方向走去。后来，他咬了咬牙，握紧了拳头立志当天就去寻波尔莉利，逼他说出全部，然后他上楼去安慰由于他们长久不到而心里急得要命的普莉赫丽娅·亚力山大罗夫娜。

拉斯科利尼科夫来到他居的那幢房子的时候，他的两鬓已经湿漉漉，呼吸也觉得不顺畅了。他赶紧上楼，走进自己那间

没有上锁的房间，马上扣上门钩。继而惊惧地、发狂一般冲到墙角落墙纸后头藏过东西的那个窟窿那儿，将手伸进去，非常认真地在窟窿中摸了好几分钟，将墙纸上的每个皱褶、每个不显眼的地方全一一搜寻了一番。他一无所获，这才站起来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方才已经走近巴卡列耶夫旅馆的台阶的时候，他忽然记起，不知有件什么东西，一条表链、一个领扣或是老太婆亲自弄过记号的一张包东西的纸，那时也许不知何时掉出来，掉进哪里的一条裂缝中，以后却忽然作为一件始料不及和难以驳斥的物证，放在他的跟前。

他站在那里，好像陷入沉思，一丝怪异的、屈辱的、一丝可有可无的微笑掠过他的嘴角。终于他拿起制帽，轻声地走出房门。他心烦意乱。若有所思地下楼，来到了大门口。

“就是他！没错！”一个人大叫道，他抬起头。

门卫站在他的小屋的门口，把他介绍给一个矮个子男人，那人好象是一个小手艺人，身穿一件类似睡衣的衣服和背心，从远处看活象一个乡下女人。带着帽子的脑袋耷拉着，整个人好像弯腰曲背似的。从他布满皱纹的脸看来，他已经有五十多岁了。一双小小的肉眼里，露出严峻、忧郁和不满的目光。

拉斯科利尼科夫走到看门的跟前问道，“什么事？”

那个小手艺人模样的人，锁着双眉，斜眼盯着他，不紧不慢地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，然后慢吞吞地背过身去，什么也不说，就出了门，走到大街上。
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拉斯科利尼科夫喊道。

“这人来打听，有一个大学生是不是住在这，他说了您的名字，问住在哪。正好您出来了，我就指给他看，可他看完就离开了。您看，真是的。”

门卫也感到有点不知所以然，不过并不觉得奇怪。他稍稍想了想，便转身回到了他的小屋。

拉斯科利尼科夫跟在小市民后面，出去追他，马上瞧见他正在街道另一面走着，依旧从从容容，步伐均匀，目光看着地下，似乎在思考什么。拉斯科利尼科夫很快便赶上了他，但是有片刻仅是跟在他后头，最后走上前去，与他并肩走着，从侧面瞧了瞧他的脸。小市民马上看见了他，很快观察了他一下，而后再低下眼睛，他们便这么并排走着，不说一句话。

“您向管院子的……打听我了？”最后拉斯科利尼科夫说，但是不知为什么，声音非常低。

小市民也不吭声，连瞧也不瞧他一眼。俩人又不讲话了。

“你这是干吗……来打听我……又不说话……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声音停止了，不知为什么不愿将话说清楚。

这一次小市民抬起眼来，用凶狠确又带忧愁的目光望了望拉斯科利尼科夫。

“杀人犯！”他忽然低低地说，但是说得特别明确、清晰……

拉斯科利尼科夫走在他的旁边。他的腿突然发软了，一阵战栗透过他的脊梁，瞬间仿佛心脏都不跳动了。接着又似脱了钩似地猛烈跳动起来。他俩就这样又不说话地并排走了一百步左右。

那个小手艺人自始至终不看他。

“您说什么……什么……谁是杀人凶手？”拉斯科利尼科夫咕哝道。

“你就是杀人犯！”那人越发清而有力地说，脸上还仿佛挂着一种表示忿恨的得意笑容，他又直直地瞪了一眼拉斯科利尼科夫那灰白的脸和他吓呆了的眼睛。他们俩走到十字路口。那个小手艺人拐向左边一条街上，头也不回就走了。只剩下拉斯科利尼科夫一个人立在原地，长时间地望着那人的身影。他望

见那人走了五十来步以后，又转过脸来望了望他，他还是一动不动地立在原来的地方。拉斯科利尼科夫没看清，但是他能感觉到，这一次，那人脸上又现出了冷酷的、憎恨的得意笑容。

拉斯科利尼科夫两腿簌簌发抖，好像冷得要死，软弱无力地慢慢转身回去，上楼回到了自己那间小屋。他取下帽子，将它摆到桌子上，纹丝不动地在桌边站了大概 600 秒的样子。接着全身无力地倒在沙发上，纤弱地低低哼着，挺直了身子，他的眸子闭着。就这么躺了大概半个钟头。

他什么也不想。就这样，一些念头，或是某些思想的片断，一些繁杂无绪、风马牛不相及的模糊印象快速闪过他的脑际：一些仍是他在童年时看到过的人的脸，或是在什么地方只见到一回，从来也没再记起过的人的脸；B 教堂的钟楼，一家小饭馆中的台球桌，有位军官在打台球，地下室中一家烟草铺里的雪茄烟味，一家小酒馆，后门的一条楼梯，楼梯非常暗，上面泼满污水，撒满蛋壳，不知从哪个场合传来了周日的钟声……这些东西不断地交替着，似旋风般旋转着。部分东西他竟然十分喜欢，希望抓住它们，然而它们却逐渐消失了，他心中觉得压抑。然而却感到这很好。微微的寒颤还没消失，这也有些让他觉得舒畅。

他听见了拉祖米欣急急的脚步声和他讲话的声音，便闭上眼睛，装着睡着了。拉祖米欣打开房门，在门口站了片刻，有些踌躇不定。接着他轻轻走进屋里，谨小慎微地走到沙发前。听见娜斯塔西娅喃喃说：

“不要碰他，叫他睡吧！这样他才想吃东西。”

“是这样，”拉祖米欣回答。

于是他们俩轻轻地走了出去，关上了门。过了大约半小时。拉斯科利尼科夫睁大眼睛，又翻过身来仰面躺着，双手搁在脑后……

“那人是谁？那个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人到底是谁？他当时在何处？他到底看见了什么？毫无疑问，他目击了一切。当时他站在哪儿？他从哪儿看见的？为何现在他才从地底下钻出？他怎么可能看见呢？这似乎不可能……哼……”他又发冷，又发抖地接着思考，“还有尼古拉在门后面看见的那个盒子：难道我也是可能的吗？那是证据吗？如果你忽略十万分之一的线索——就会有象埃及金字塔一样大的证据！一只苍蝇在飞，被它盯见了！这样的事怎么可能。”

他突然感到很烦，他变得好软弱啊，体力上衰弱极了！

“这我应该明白，”他苦笑着想道，“既然我有自知，预感到自己会怎样，我怎么会拿起斧子来杀人呢？我应该事前清楚……啊！我事先的确清楚！……”他绝望地自言自语道。

偶尔他脑海中仅有一个念头，傻乎乎地仅想着某一点。

“不，那些人不是这种材料制成的、能够无所不为的真正统治者，在土伦打垮敌军，在巴黎进行大杀戮，忘记驻扎在埃及的一支部队，在进军莫斯科的远征中徒劳牺牲五十万人的生命，在维尔纳说了一句意语双关的诙谐话，便这么应付了事。他去世后，人们却将他顶礼膜拜，——可知他能恣意妄为。不，看来这些人并非血肉之躯，却是青铜做成的！”

忽然出现的另一个念头差不多使他大笑起来：

“一面是拿破仑，金字塔，滑铁卢，另一面是一位凶恶的十四等文官太太，一位枯瘦如材的小老太婆，一个床底下放着个红箱子、放高利贷的老太婆，——这二者同日而语，即便是波尔菲利·彼特罗维奇吧，他如何会忍耐呢！……他岂能容忍！……美学不允许这么，他会说：‘拿破仑会钻到老太婆的床底下去！唉！废话！……’”

偶尔他感到自个仿佛在说瞎话：他陷入了热病发作时的状况，心情激动极了。

他激动地、没有条理地想道。“或许那个老太婆是个错误，问题不在她身上！老太婆只不过是一种病……我想快点跨过去……我没有杀人，我杀死的仅仅是原则！原则倒是被我杀了，然而我并没有跨过去，我依然停留在这一边……我只会杀人。由此来看，我连杀人也不会……原则？那个笨蛋拉祖米欣为何刚才要骂社会主义者呢？他们都很勤劳，是做买卖的，他们为‘大众的幸福’奋斗……不，我只有一次生命，决不可能再有第二次，我不希望坐等‘平凡的幸福’到来。我要使自己活下去，否则宁可死去。怎么？我不能让我的母亲饿着肚子而不顾，却把一个卢布揣在口袋里坐等‘平凡的幸福’降临。有人说：‘我为创造普遍的幸福捐了一小块砖，因而我感到心安理得。’哈哈！你们为什么把我给放过了呢？我也仅活一次，因而我也想……唉，我只是一只具有审美力的虱子罢了！”他忽然加上末尾这一句，疯子似的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对，我的确是一只虱子，”他继而想，幸灾乐祸地和这个念头纠缠不止，认真地剖析它，玩弄它，拿它来取乐，“单就这一点而言，我便是一只虱子，因为其一，如今我以为我是只虱子；其二，由于足足一个月来，我始终在搅乱仁慈的上帝，求他作证，说是，我这样做并非为了自己肉体上的享受及满足自个的淫欲，而是有一位使人觉得高兴的高尚目的；——哈——哈！其三，由于我决心在实现我的计划的时候，要遵守竭力公正合理的原则，留心份量与分寸，又做了准确的计算，在全部虱子中选了一只最无用处的，弄死了它之后，决定仅从她那里拿走为完成第一步所需要的那么多钱，不多拿，也不少拿（那么余下的钱便能够按照她的遗嘱赠给修道院了，哈——哈！）……因而我从头到尾是一只虱子，”他咬牙切齿地加上一句，“因而，大概我自己较那只被杀死的虱子更无耻，更可恨，并且我当初就已预感到，在我杀了她之后，我一定会向自己这

么说！莫非还有什么能和这样的恐惧相比吗！噢，下流！噢，无耻！……噢，我对‘先知’是如何领悟的，他骑着马，手拿马刀，安拉叮囑，服从吧，‘颤抖的’畜生！‘先知’讲得没错，说得对，在他拦街建起威一力一强一大的炮垒，炮轰那些无辜的跟负罪的人们的时候，连解释一下都没有！听命吧，打哆嗦的畜生，并且，不要期待什么，由于这不是你的事！……噢，不管怎样，无论如何我绝不饶过那个老太婆！”

汗水浸湿了他的头发，哆嗦的嘴唇已经焦干，两只眼睛直楞楞的盯在天花板上。

“母亲，妹妹，以前我多么爱她们！为何现在我恨她们呢？我恨她们，是的，我对她们有一种生理上的厌恶，我受不了她们呆在我的身旁……我记得，刚才，我走到母亲跟前，亲了亲她……我拥抱她，心里却想，要是她知道了，那……难道就对她说吗？这，我是做得出来的……嗯！她也许跟我一样，”他又补充了一句，他使劲地想，好象与正在抓住他的昏迷作战争似的。“啊，我现在多么讨厌那个老太婆啊！如果她活过来，我可能会再一次把她杀死的！可怜的丽沙维塔！为什么她那时要凑来呢！……也真怪，为什么我几乎没有想起她呢，仿佛我没有把她杀死似的？……丽沙维塔！索尼娅！她俩都有一双温柔的眼睛，这两个可怜的、柔弱的女人……我亲爱的！……为何她们不哭呢？她们为什么不叫唤呢！……她们献出了全部……她们驯服地、静静地望着你。索尼娅，索尼娅！温柔的索尼娅呀！……”

他浑浑噩噩地睡着了，他感到惊奇，他居然想不起，如何会走到了街上。已经是夜间，时间很晚了。夜色变得很浓，一轮满月越发明亮，可是不知为什么，空气却异常闷热。人们三五成群地在街头游荡。有一股石灰味、尘土味跟死水的臭味。拉斯科利尼科夫在街上闲逛，神色忧郁，一肚子忧愁。他明明

白白想起，他自家中出来，是有什么企图的，应去干一件什么事情，并且要急忙去做，可究竟要干什么，他却记不起了。忽然他立住了，瞧见街道对面人行道上立着一个人，正在对他招手。他走过街道，向那人走去，然而这个人忽然没事似地转身就走，埋着头，也不回头，也不表示刚才招手喊过他。“唉，算了，他是否招呼过我呢？”拉斯科利尼科夫想，但是却赶了上去。还没走了十步，他猛然辨出了那个人，禁不住惊出一身冷汗，原来这便是刚才碰到的那个小市民，依旧穿着那么一件长袍，仍然那样有些驼背。拉斯科利尼科夫远远地跟着他，心在突突地跳，他们拐进一条胡同，那个人始终没有转过头来。“他晓得我跟着他吗？”拉斯科利尼科夫想。那个小市民走进一座大房子的大门里去了。拉斯科利尼科夫急忙走到大门前，四下看起来，那人是否会回过头来，可不可以叫他呢？的确，那个人穿过门洞，已进了院子，忽然回过头来，又似乎朝他招了招手。

拉斯科利尼科夫立刻穿过门洞，然而那个手艺人已经走了。可以看出他走进了这里的第一道楼梯。拉斯科利尼科夫赶紧追了过去。不出所料，他听到在楼上，相距两段楼梯，有一个人的从容的、不紧不慢的脚步声。这楼梯仿佛很熟似的，奇怪！那儿是一楼的窗户。月光神秘而阴冷地透过玻璃照了进来，已二楼了。噢！这正是那套工人在里面刷油漆的房间呀……他怎么没有立刻认出来呢？已经听不见走在前面的那个人的脚步声：“可见他站在了什么地方了或者藏了起来。”他又走上了三楼，还一直往上走吗？上面太静啊，甚至静得可怕……但是他依然往上走去。他自己的脚步声也令他心惊胆战起来。这里多么黑，天啊！那个小市民准是躲在某个角落里。啊！一套房间对着楼梯大敞着门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走了进去。过道里黑乎乎的，没有一个人，好象所有的东西都消失了。他轻手轻

脚地悄悄地走进了客厅，月光洒满了整个屋子。椅子，镜子，黄色的沙发与镶在镜框里的画——一切都没变。一轮巨大的红铜色的圆月从窗外照进来。“如此静原来是因为月亮，”拉斯科利尼科夫想。他站在那儿等了老半天，月光越静，他的心就跳得越快，甚至心都痛了起来。四周依旧一片沉寂。他忽然听到转瞬即逝的折裂声，好象一片劈柴被弄断的声音，后来一切又静了下来。

一只觉醒的苍蝇飞着猛然间撞到玻璃上，似乎埋怨似地嗡嗡地嚷起来。便在此刻，他发觉，墙角落里，一个小橱跟窗户当中，好像一件肥大的女大衣挂在墙上。“这里为何挂着件大衣？”他想，“从前这里可没有大衣呀……”他偷偷走近前去，这才想起，大衣背后似乎藏着一个人。他谨小慎微地以一只手翻开大衣，瞧见那里搁着一把椅子，椅子上坐着一个老太婆，佝偻着身体，垂着头，因此他没法看清她的脸，但是，这是她。他在她前头立了片刻：“她担心了！”他心想，偷偷由环扣上拿下斧头，扬起斧头向她的头顶一阵猛砍，一下，又一下。但是奇怪：砍了两下，她纹丝不动，似乎是木头制的。他感到可怕了，低下腰去，靠近一些，认真瞧瞧。然而她将头朝下垂得更严重了。因此他低下身子，彻底俯到地板上，从底下瞧了瞧她的脸，他一瞧，马上吓呆了。老太婆正坐在那里笑呢，——她不由自主地笑着，笑声极轻，差不多听不见，并且她极力忍着，不叫他听见她在笑。忽然，他仿佛感到，卧室的门稍微开了一条缝，那儿好像也有人在笑，在低声喃喃。他几乎要发疯了：使出浑身力量的力气，猛砍老太婆的头，然而斧头每砍一下，卧室里的笑声与喃喃低语的声音也日益响亮，听得越发清楚了，老太婆更是哈哈大笑，笑得全身抖个不止。他转身便跑，但穿堂中业已挤满了人，楼梯上每扇房门都大敞四开，楼梯平台上，楼梯上，和下面——四处站满了人，四下里

熙熙攘攘，大伙都在看，——然而全在遮遮掩掩，都在期待着，不吭一声！……他的心发紧了，双脚纹丝不动，仿佛在地上扎了根……他想大声咆哮，因此醒了。

他使劲吸了几口气，——可奇怪的是他好象在做梦。他的房门大开，一个他毫不相识的陌生人，正站在门口盯着他瞧。

刚把眼睛睁开一半拉斯科利尼科夫又马上闭上了。他仰面躺着一动不动。“难道还在做梦吗？”他想着，又稍稍地、使人看不出来地抬起了眼睑，望了一下。陌生人还在原处继续望着他。忽然他轻轻地跨过门槛，并且小心地把门随手带上，走到桌前，待了一会儿，——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盯着他，——接着轻轻地、默默地坐在沙发旁边的椅子上。他把礼帽搁在他身边的地板上，双手拄着手杖，下巴搁在手背上。很明显他准备长时间地等待。他透过眨动的眼睫毛，从他能看到的，那人已经很老了，身体健壮，留着一部浓密的、浅色的、大概已经白了的胡须……

大约过了十分钟。天还没黑，但已经渐渐进入黄昏。屋子里一片寂静，楼梯上也没有一点动静。只有一只大苍蝇在嗡嗡地嚷着，挣扎着，扑打着窗户。拉斯科利尼科夫最后再也忍不住了，猛地直起身子，在沙发上坐了起来。

“喂，请问，您有何贵干？”

“我就猜您没有睡着，无非是装睡罢了，”陌生人奇怪地回答了一句笑了起来，显得漫不经心。“请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阿尔卡季·伊万诺维奇·斯维德里加洛夫……”

“难道这依旧在做梦吗？”拉斯科利尼科夫又禁不住得想。他谨小慎微而又猜疑地仔细打量这个突如其来的客人。

“斯维德里加洛夫？如此可笑！这不可能！”他百思不得其解地叫出声来。

对这一惊呼，客人好像丝毫不觉得奇怪。

“我来找您有两个缘由，其一，想与您结识一下，由于我已久仰你大名，我听见的全是有关您的好话，并且非常风趣；其二，我但愿，或许您不会否定帮助我干一件事，但这件事直接牵涉到令妹阿芙多吉娅·罗曼诺芙娜的利益。因为她对我怀有成见，无人引见，我单个去找她，目前她也许大概不让我进门，但有您帮忙，情形便迥然不同了，我料想……”

“您料想错了，”拉斯科利尼科夫阻止了他的话。

“请问，她们不是昨日才到吗？”